



无论他征服过
多少疆域
有没有实现
年少时的梦想
他思念的
那个女子
都不可能
再回来

帝王妃

之 锦绣宏图

DIHEI zhi
Jinxiuhongtu

橘文泠 著



【飞·魔幻】六年

原名：两王一妃

才情作家橘文泠五年秘制
宫心大戏逆天虐爱

彪悍女子代母从嫁
❖ 智斗 ❖
腹黑冷傲君王父子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帝妃

之

锦绣宏图

橘文玲 著

DIEHUI
Jinxiuhongtu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妃之锦绣宏图 / 橘文泠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399-5650-3

I. ①帝… II. ①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3942 号

书 名 帝妃之锦绣宏图
作 者 橘文泠
选题策划 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编辑 刘 佳
文字编辑 杜依晴 龙 烁
责任监制 刘 巍
封面设计 粉粉猫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09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650-3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帝妃

之
锦绣宏图

DIELE
JIANHONGTU

第一章 001
无名之处，是真的无名，还是被人刻意隐藏或者遗忘？

第二章 023
因为在这幽深的千重阙中，败者的路永远都只有一条——死。

第三章 049
在烈帝的心里，那只玄狐现在就代表着天下。

第四章 081
尤其是他，不要想把她当成任何一个其他人。

第五章 105
她不能放弃这场报复。她，别无选择。



帝妃

之
锦绣宏图

DI FEI

Imperial Concubine

CONTENTS

目录

第六章 131

“我从未想过你会在此地出现……”他在她身旁坐了下来，“以这样的方式。”

第七章 153

倘若辜负了他，日后永沦苦海，黄土盖脸，尸骨不全。

第八章 181

她要切断自己的退路。不可拖延，不可沉迷。

第九章 207

只要不说，她爱他就不是事实，纵然日后他后悔薄情，她也没有输了什么。

番外 汉广 235

第一章

无名之处，是真的无名，还是被人刻意隐藏或者遗忘？

锦绣宏图

帝妃

THE
EMPEROR'S
FACED





大夏帝都，兆京。

月黑风高，夜晚的寂静此刻已笼罩了皇宫千重阙，但重华殿内，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说，你的主子究竟是朕的哪个儿子？”

孟玉绮垂首跪着，玉阶之上烈帝端坐于皇位上，他的语气很轻松，却依然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她抬起头，不语。

“嗯？”烈帝眉心微蹙，殿上所有人顿时噤若寒蝉。

“是九皇子！”她赶紧说道。

“原来是沐震这小子。”烈帝看了身旁的内丞杜长君一眼，对方立刻心领神会。

杜长君一走，烈帝随后也离开了御座，他慢慢地走到她身侧，轻抬她的下巴凝视着。

难言惊艳的容貌，只是有细腻白皙的肌肤，含烟柳叶一般淡淡的眉毛，纤长微翘的睫毛。

但是真像……简直一模一样。

秀气柔和的面容，因为有着故人的影子，竟让大夏朝至高无上的帝君有了一瞬间的恍惚。

子夜时分，一队禁卫无声无息地驻入诸山王府。

杜长君面无表情地宣读了烈帝的口谕：“察诸山王沐震有不臣之举，即刻押入宗事府待审。”

“臣领旨。”说完沐震镇定地站了起来，身形挺直，仍是倨傲之态。

杜长君一挥手，禁卫立刻上前拿人。





看他被捆得结结实实嘴角还噙着笑，杜长君忍不住问：“王爷就没有什么话要说？”

“父皇认定的事岂容我置喙？”沐震倒是看得开，轮廓深刻的眉目间一派不以为然，口气也是满不在乎，“只求老师念在昔日之情，多替学生美言了。”

事到如今，美言有什么用？杜长君暗暗咬牙——

“聪明反被聪明误！”杜长君恨恨地骂了一句，随即喝令众人押着沐震向宗事府而去。

与此同时，重华殿内明烛夜秉，灯火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宫人们鱼贯而出，最后殿中只剩下烈帝与孟玉琦。

她跪，他立。

“你说入宫其实是为代母传言？”烈帝的语气带着一点儿兴味，“你的母亲是谁？”

她抬头迎上帝君好奇的目光，定了定神，轻声道：“家母姓孟，闺名上月下明。”

“孟月明”是已故孝宁皇后的名字。

但孝宁皇后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孟月明。

她清楚地看到烈帝的神色变了，除了惊讶，还有愤怒、希冀，和一点儿伤心。

“原来……你是她的女儿……”他慢慢站起身来，目光更为锐利，更加仔细地在她身上逡巡着，似乎在寻找什么。

她默默地承受着这令人心跳加速的探询，嘴角微微勾起。

烈帝的反应，在她的意料之中。

他绝不会对她的身份无动于衷。



“孟玉琦听封。”

长久的沉默后，烈帝忽然下达了口谕——

“孟氏有女，贞静端恭，封为明妃，即日入宫，赐住逐兰居，钦此。”简短的口谕，带着天子不容违抗的权威，字字千钧，掷地有声。

她张口结舌。

“怎么，不喜欢这封号？”烈帝嘴角微扬，虽是笑容，却有种说不出的森然，“这本是要给你母亲的。”

明，很显然取自母亲的名字。这封号不在既有的德、容、静、贞四妃之列，分明昭示着帝王给予的某种特权和格外的恩宠。

大夏朝暴戾乖张的天子，也曾为了一个人这样用心。

“臣妾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静默片刻后，她规规矩矩地叩地接旨，高呼“万岁”。

次日早间，由杜长君引她前往逐兰居，到了那里，只见大门紧闭，还上着锁，仿佛是个不祥的禁地。

在她疑惑的目光下，杜长君下锁推门，随后她怔怔地看着里面的景色，半晌说不出话来。

兰花，各式各样的兰花，栽于小圃中、石径旁，又或分盆置于架上。以她的见识辨来，无一不是名种。

此地“逐兰”之称，名副其实。

“先皇后与娘娘的母亲年幼时就是住在这里。”杜长君说。

“杜内丞也认得家母？”她觉得杜长君似乎知道什么内情——当年母亲与父亲私奔，就由她的姐姐孟月华冒她之名嫁给了其时尚为太子的烈帝。



即为孝宁皇后。

母亲要她称那个女子为华姨，言谈间每每提起，总是一副歔歔不已的样子，惹得她也好奇。

嫁给爱着自己妹妹的男人，光这一条就足够人回味了，更不用说她嫁的人是一朝天子。

后来在这深宫里又发生了什么？孟玉绮很渴望知道。

但是杜长君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说就退了出去。

有点儿失望，但走进室内，她惊讶地发现无论器具古董或是字画盆景，种种摆设方位都与年幼时母亲所说的一模一样。

此间陈设，多年来竟丝毫未变……

忽然看见案上突兀地搁着一封镶了红丝的白纸小笺，她赶紧取来看了，纸上沐震谋士江文远的字迹——

王爷有难，设计救之。

意料之中。

送了一个与先皇后生得极为相似的女子入宫，沐震如此作为，烈帝不心生警惕才怪。不过这倒是个刺探虚实的良机，看看烈帝对沐震的态度究竟如何。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她将小笺丢进火盆里，看着它烧成灰烬。

昨夜烈帝曾约她于风波亭会面，晌午时分杜长君就奉旨来相请了。到了亭中，一见烈帝她立刻跪了下去。

“这是干什么？”烈帝正躺在软榻上看书，瞥了她一眼，视线旋即回到书上。

“臣妾忘了一事未曾讲明，此番入宫见驾乃是臣妾处心设计，求陛下



勿责怪诸山王。”她伏在地上说。

“哦？”烈帝搁了书，起身笑问，“朕问你，沐震可知道你的真正身份？”

“不知道。”

孟玉绮心里有些忐忑——关于她的身份，她没有告诉沐震实情：她对他自称是晋州人士，父母被知州的妻舅所害才上京投亲，但实际上晋州那户姓孟的人家早已满门皆灭，死无对证。

而沐震信以为真，以纵容亲属行凶的罪名扳倒了晋州知州。当然他不是平白无故地为她“报仇”，没多久他刚开始暗示希望她入宫为他做眼线。

最终她入宫，遂了他的心愿，同时也遂了自己的。

一切似乎天衣无缝，但如果烈帝在这件事上追问下去，必然能找到她的破绽……

“那他送你进来就是想投朕所好，意图不轨！”烈帝忽然一掌拍下，厉声喝道，“朕已将他关进宗事府，你还想为他求情？！”

天子震怒，一时间四下无声。

“还是……要求。”许久，她小声道。

“你拿什么向朕求情？”烈帝嗤笑一声。

她无言以对。

“今夜朕会留宿逐兰居。”烈帝忽然说。

话题陡变，她愣了一下。

烈帝接着道：“等会儿让长君领你去宗事府。”

“陛下？”

“去看看沐震怎么样了，他看见你，自然就知道朕的用意。”他捋



了胡子，忽然笑了起来，“除了你的真正身份，你什么都可以对他说。”

“臣妾不敢。”她慌忙再度俯下身去。

“朕要你和他说。”烈帝下了软榻，一手按在她肩头，“朕有不少儿子，他们都有母妃眼线在这宫里，倘若独沐震没有，未免太不公平了。”

她侧头抬眼，目光与他相接便立刻垂下：“是。”

“去吧。”

烈帝一挥手，结束了这次会面。

孟玉绮诚惶诚恐地拜退，杜长君奉令随来。

“帝君就是那样，娘娘不用害怕。”离得远了，杜长君忽然小声道。

“嗯。”她低头应了一声，清楚地感觉到背脊上一片冰凉。

竟是出了一身冷汗。

天威难测，喜怒无常是人君必要的素质之一，更何况烈帝性情乖张不定是天下共知的事。

但是刚才他的态度还是令她十分意外。

他竟能为了制衡各方势力，容忍皇子在自己的身边安插眼线——这也代表烈帝对掌控大局有充分的自信。

这份隐忍，以及那些尚未显露的，用于支撑这种自信的手段，想想都令人诧异敬畏。

她闭上眼，心中暗自叹息，感受着内心深处那份因恐惧而起的战栗。

“父皇封了你什么名衔？才人？昭仪？”宗事府阴森昏暗的大牢内，沐震身在囹圄却还是一派云淡风轻，脸上薄含笑意，问她得了什么封



赏。

她站在牢门外，皱着眉头看着他。

“明妃……”好半天她才小声嗫嚅着回答了，随即见他神色微变。

“那真该恭喜你。”

不是讥讽，却也不是真心的恭贺，他语气淡淡的，难辨其中情绪。

“王爷。”她上前想说些什么，沐震却先一步开口：“不用担心，父皇既然能册封你，自然也不会为难我。”他顿了顿，“将我供出来这件事你也无须自责，你我之间的关系为人所悉不过是迟早的事……”

这番说辞令她暗暗心惊——沐震如此精准地猜测到了她心中的两点顾虑：一是他能否平安度过这场牢狱之灾，二是他会不会因为她将他供出来而震怒。

他比她想象的还要聪明得多……

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若今日他们两个易地而处，她一定会做出被人背叛的伤心样子，好让“心怀愧疚”的对方更加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办事。

“玉绮？玉绮？”沐震连喊两声。她猛地回过神来，目光恰好与他相接，看到他眼底浓浓的失落。

他什么也没说。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心绪难测，似乎懊悔又似乎痛惜。

她觉得有些无措——有的时候她猜不到沐震的心思。

忽然他的手穿过栏间缝隙，轻拢她鬓边乱发：“昨儿傍晚府里那株‘二乔’开了，可惜……你没能看到。”

“王爷……”她轻呼了一声。

心里却想——

皇家的子弟显然都善于演戏，要不然此刻沐震这装出来的多情，怎么



也像真的一样？

回到逐兰居时已近黄昏，居内宫人尽在忙碌着为今夜迎驾做准备。她一进内室，立刻就有人上来服侍更衣，转眼看到原本空着的兰架上多了一盆兰花，刚想问就有宫人凑上来说：“这是群芳监刚才送来的，西疆名品‘梦无痕’，花香最是宁心安神，就奴婢所知，陛下只赐了娘娘呢！”

闻一闻，果然暗香浮动，雅致温柔。

看一众宫人脸上都有得意之色，她也露出一丝笑容：“你们都出去忙吧，今夜不可有丝毫差池。”

这样她就把所有人都打发了出去。

取过桌上的蜜茶抿着，她走到那盆“梦无痕”前，看碧叶如玉、蝶瓣微垂——

脸上的笑意已然消失无踪。

晚上烈帝驾幸，正在子夜一刻。

她依着宫中的常例，着素袍，散着一头青丝，跪地相迎。

所有人都退出内室后，烈帝上前来，俯下身与她正面对。

“怕不怕朕？”他抬着她的下巴，目光在她脸上逡巡。

她摇了摇头。

烈帝大笑：“是个倔丫头。”然后往卧榻走去，“过来。”

就在她站起来的时候，一件外衣忽然落进她怀里。

“披上吧，夜里凉着呢！”烈帝说着，和衣倒在榻上。

“陛下……”她惊疑不定。

“朕不会碰你。”烈帝侧目冷冷地看着她，“长得像有什么用？你又



不是她。”

这有些孩子气的言语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奈——他贵为大夏朝的天子，坐拥六宫粉黛佳丽三千，可心里那个无法替代的人却偏偏没能得到。

多讽刺。

“再说……”忽然烈帝皱起眉头，眼中的嫌恶毫不掩饰，“你身上还流着你父亲的血。”

孟玉绮默默地披上外衣，只见烈帝拍了拍榻边的软凳：“说一些你母亲的事给朕听，当年她离开兆京后朕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然后，就一直思念到如今？

那么孝宁皇后又是被置于何地？

思量着这些，她上前坐了，整理一下思绪，斟酌着开口：“臣妾自记事起，就随父母游历各地……”

她柔和的声音很轻，但夜阑人静，听来却那样清晰。

外室中，宫人们轮值守夜；屋外，月正中天。

整个千重阙此时沉浸在难得的平静中，在黑暗里等待着长夜之后，又迎来一个似乎不同的黎明。

一如沐震所料，半个月后旨意下到宗事府，他无事放归。走时宗事府的监官点头哈腰地送他到门口，王府的马车已在门外停着，车上江文远已等候多时。

饮着压惊酒，他开始听取从宫中文出的消息——烈帝夜夜留宿逐兰居，赏赐不绝，各地珍宝山堆海填一般往孟玉绮的住处送。

“明妃娘娘如此得宠，王爷可不要光顾着高兴。”说着说着，江文远忽然意味深长地一笑，“这女子胆识、心性均非常人可比，王爷对她还



是要多加提……”

“本王知道应该做什么，幼卿不必多言。”他冷冷地截断了这个话题。

对于幽深广大的千重阙来说，“明妃”这一封号只意味着多了一个人，而对于居住其间的人，这件事的意义则远不止如此。

一夜之间从一个民女摇身一变成为仅次于皇后和贵妃的妃子，一步登天之余又如此备受宠爱，这样特异的事不要说在烈帝朝，就是自大夏朝开国以来都是没有的。

孟玉绮知道自己很特别，也知道这份“特别”会带来什么。受封将满一月时，渐渐有妃嫔来逐兰居走动，从这些人的目光中，她能看到好奇、羡慕、阿谀奉承。

而在这一切表象之下，无疑还有猜忌、嫉妒，甚至是怨恨。

所有的这些总是在深宫的阴暗处滋生，满怀恶毒的敌意，都将随着她的专宠，如潮水一般悄无声息地涌来。

“娘娘，尚事房送来新茶，说是帝君旨意让娘娘拣选。”这天宫人捧着托盘进来的时候，宜妃和德妃正在逐兰居做客，听到旨意，两人对视了一眼，都有些艳羡之色。

“往年新茶入宫都是端贵妃先选，剩下的才轮到我们，今年却是妹妹拔了头筹。”宜妃看了看盘中新茶，点着左边的白瓷碟子，不动声色地卖弄才学，“这是南州的‘兰芳龙芽’，泡开了有股兰花香，和这屋子倒是很相称。”

孟玉绮淡淡一笑：“听说姐姐诸艺皆精，尤擅茶道，果然不假。”

眼看宜妃露出些得意之色，她又转问德妃：“姐姐呢？喜欢什么



茶？”

德妃似乎没想到她会问自己，怔了片刻才说：“我向来不拘这些，什么都好。”但是目光在几个瓷碟上逡巡过一遍后，她又点了正中一碟，“或许……还是这一味？”

一旁的木签上写着“鹿溪绿雪”四个字。

此茶出自鹤华洲的箫谷，鹿溪流经谷底，谷内终年薄雾缭绕不散，所产茶品最妙。

鹤华洲……

孟玉琦心中一沉。

“妹妹原住晋州，与鹤华洲贴得最近，想来对那里的茶更为熟悉些。”德妃接着说，言辞间却泄露出对她出身的了解。

看来关于她的各种消息已经传遍了千重阙。

最终她点了那碟“鹿溪绿雪”，有那么一瞬间，宜妃的脸色不太好看，但很快又挂上了笑容。

约莫一个时辰后，宜妃、德妃相继辞去，她送了客，回到室中看着宫人们送进来的茶叶发怔。

“娘娘，要不要点一盏试试？正好有宜妃送的柿饼做茶点。”有宫人建议试试新茶。

“宜妃送的？”她不动声色，要宫人取来柿饼。一尝，果然有异——柿饼用白酒泡过，还加了些药材，酒香盖过其原有的枯叶气味，风味更胜。

但是白酒合柿，食之伤身损元，久食可致人殒命。

“能置人于死地的并非只有毒。”入宫前，沐震身边的乔锦曾教授过她。乔锦是个鸩者，制毒与辨毒的功夫堪称天下第一，他教她食物相